

“经典新译”丛书

道出了平民的心声，探索了通向理想世界之路
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底蕴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力。

主题广泛、文风多姿的《沙与沫》汇集了纪伯伦的思想，体现了“纪伯伦风格”，给人慰藉，给人智慧。一如纪伯伦在其中的自白：“若是真懂我的价值，你便会知道：我心中的多于我说出的，我渴望的多于我手中的。”

沙与沫

〔黎〕哈里尔·纪伯伦/著

Khalil Gibran

肖聿/译

*Sand
and Foam*

中国商业出版社

“经典新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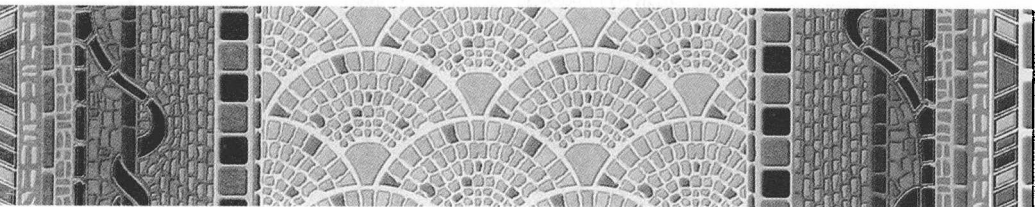
*Sand
and Foam*

沙与沫

（黎）哈里尔·纪伯伦/著

Kahlil Gibran

肖聿/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与沫/ (黎巴嫩) 纪伯伦 (Gibran, k.) 著; 肖聿译.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044-6672-3

I. 沙… II. ①纪…②肖… III. 散文诗—作品集—黎巴嫩—现代
IV. I37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1878号

责任编辑 孙启泰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毫米 32开 6.25印张 156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2.80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关于作者及《沙与沫》

黎巴嫩诗哲哈里尔·纪伯伦，1883年1月6日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山村卜舍里。1923年，他发表了散文诗《先知》，这部杰作在西方已成为销量仅次于《圣经》的经典。

哈里尔·纪伯伦的《沙与沫》(Sand and Foam)发表于1926年，是一部格言集，饱含诗意，富于哲理。《沙与沫》表达的思想是个开放的体系，正是其寓意的多义性，才使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各有感悟，各得所需。



译者简介

肖聿（笔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翻译，1953年10月生于北京，就学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1983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0岁学习英语，做过军垦战士、雕漆工人、艺术理论教师、中英文杂志编辑；爱好唐诗宋词和西方古典音乐；译作40余种，包括《艺术视听觉心理分析》（1987），《美的历险》（1987），《智者谐话》（1999），《创造进化论》（2000），《金字塔密室》（2000），《失落的约柜》（2001），《蜜蜂的寓言》（2002），《商业计划书详解》（2002），《来自地球的信》（2004），《拉斐尔前派的梦》（2005），《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2006），《休谟散文集》（2006年），《性与性格》（2007），《鸡窝里的狐狸》（2007），《美国金融奠基之父》（2008），《托尔斯泰每日箴言》（2009），《先知》（2009），《世俗生活的智慧》（2009），《飞鸟集》（2009），《老年》（2009），《沙与沫》（2009），《巴黎的忧郁》（2009）等。

“经典新译”丛书序

“经典新译”丛书是出版者与读者共同开辟的精神家园，收入夙有定评的外国名篇佳作，风格流派不拘一格，以思想深刻、独具匠心、篇幅适中为准则。丛书收入了经典与精品两类作品。经典是时间的滤网筛选出的佳作，不可重复，却能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进入永恒，给人启迪。经典或许不曾畅销，不是文化快餐，而是每一代读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可供吸纳。精品是智者的心灵轨迹，其立意、情感和笔法自成一体，在翰藻华章之林占据一席，可资品味。经典与精品是人类精神家园中的桃李，思想深刻、文体精良的经典永远不会过时，阅读它们依然使我们如逢故友，如遇新朋。

从新的视角审视和把握翻译过程，通过对原作文化及文本的理解、消化和再造，赋予原作新的表现形式，反映原作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经典新译”丛书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外国经典作品的旧译产生于数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前，大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更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一些译作已不符合当今读者的审美意识和欣赏习惯，例如尚不成熟的现代白话文及欧化的翻译语体。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际会，已使符合当代审美意识、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的新译本成为时代的召唤。此外，文学翻译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译者的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和表达功力也应随着时代不断提高，以新的译作向经典致敬，向旧译致敬，丰富广大读者的文化生活。

“经典新译”丛书既包括对英语原作的新译，也有转译（即根据原作语言的英译本翻译）的作品，转译作品以再现原作英译本的精神为主旨。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丰富丛书内容，别开生面，为读者提供更多选择。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再创造活动，探索从“原作中心论”向“译品中心论”的转移，探索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恰当关系，也是“经典新译”丛书译者所做的努力。文学翻译是深入理解原著的有效途径之一，更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特性的有效手段。这个过程有助于精进语言能力，提高审美意识，扩大文化视野。

在商业文化的浮世红尘中，我们拖着生存竞争的重轭，惶惑茫然。我们渴望重读经典，重新感悟人生意义；我们渴望清理心灵，砥砺美感；我们渴望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安宁。愿“经典新译”丛书能在这个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经典与精品可梳理心情，可寄托情志，可陶冶真性，不容久违，愿它们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心中的净土。

肖 聿

2009年11月

译 序

黎巴嫩诗哲哈里尔·纪伯伦 (Khalil Gibran, 1883 - 1931) 的《沙与沫》(Sand and Foam) 发表于 1926 年, 稍晚于散文诗集《先知》(1923 年), 是一部格言集, 饱含诗意, 富于哲理。《沙与沫》表达的思想是个开放的体系, 正是其寓意的多义性, 才使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各有感悟, 各得所需。

纪伯伦本是黎巴嫩卜舍里 (Bsherri) 山村的穷孩子, 自幼喜欢绘画与冥想, 尤其迷恋在暴风雨中裸奔。1895 年, 11 岁的纪伯伦随母亲等家人移民美国波士顿, 住在一个移民聚居区。为供纪伯伦求学, 家人辛苦劳作, 母亲卡米拉做了兜售花边的小贩, 哥哥布特罗斯经营小布店, 两个妹妹苏尔塔娜和玛丽安娜都做了裁缝。纪伯伦的兄妹都不去识字, 一心为纪伯伦求学而苦干。纪伯伦在美术学校学画, 又通过老师认识了弗莱德·戴依 (Fred Holland Day)。此人 32 岁, 是波士顿艺术界的重要人物, 深受欧洲颓废主义艺术的影响, 崇尚东方神秘主义, 主办杂志, 出版图书, 且酷爱摄影, 题材多为异国少年。1896 年, 戴依在波士顿南头的移民区里发现了 12 岁的纪伯伦, 立即让这孩子做了摄影模特, 并认作弟子与助手, 使纪伯伦领略了 19 世纪欧洲文学, 尤其是浪漫派和

象征派的诗歌，由此奠定了纪伯伦艺术风格的基础，即浪漫、象征、寓言的手法，崇尚神秘主义和爱的宗教，以及抒写受难、讴歌自由和预言光明。戴依明知纪伯伦来自贫民窟，却依然把他说成“中东王子”和“年轻预言家”，尽管那时的纪伯伦尚未发表任何作品，默默无闻。在戴依 1897 年拍的一幅纪伯伦黑白照片上，我们看到了这个黎巴嫩少年的风范：雄心外露，英俊，早熟，表情中带着几分神秘，使人想起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无怪有评论者说，当时的纪伯伦真的将自己看作了“中东王子”和“年轻预言家”。

受到这种强大的心理暗示，纪伯伦自然要让生活模仿艺术，让自己名实相符。为在美国社会立足，他改了名字^①，苦学英文，熟读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经典并融会贯通，迁居纽约，勤奋创作，举办个人画展，发表文学作品，终于以散文诗集《先知》的成就，赢得了大众的关注。纪伯伦的成功，被美国的阿拉伯移民看作实现“美国梦”的典型，因为他在美国文化的氛围里造就了一种非本土的“阿拉伯文化”，使西方人感到新奇，使厌恶了正统文化的西方青年找到了精神寄托。

《沙与沫》折射出了纪伯伦思想的某些侧面。纪伯伦理应被称为“平民的先知”，而不是什么“中东王子”。他在《沙与沫》中说：“艺术作品是被雕成形象的雾。”《沙与沫》就是纪伯伦思想的艺术化。说纪伯伦是平民，这不但符合实际，也是他努力使创作区别于西方主流文化、强调自身草根色彩的结果。在《沙与沫》中，纪伯伦道出了平民的心

① 纪伯伦原名“喀里尔”(Kahlil)，移民美国后改为“哈里尔”(Khalil)，据说是为了适应美语发音。

声，提倡自尊，追求自由，勇于自赏，等贵贱，齐万物，热爱人生，谴责不义，憧憬光明的未来，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底蕴和启蒙思想色彩。《沙与沫》中的“我”是大写的平民，大写的“人”，用诗哲自己的话说，是个“大我”。这正是纪伯伦的思想赖以征服众多读者的核心价值，因为世上的平民毕竟多于帝王贵族。《沙与沫》讴歌了对自由、人性、平等、解放的大爱，勘破了斑驳陆离、纷繁复杂的世态人心，也不懈地探索了通向理想世界之路，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心灵感召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纪伯伦《先知》等“启迪文学”（inspirational literature）作品也赢得了众多美国读者（尤其是“垮掉的一代”）的推崇，继而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另一方面，纪伯伦也愿意自己被定位为先知。《沙与沫》中的确不乏神秘、朦胧的词句，有时甚至会使人感到作者在故弄玄虚，使人想起古哲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玄言。毋宁说，纪伯伦这是在用“大写意”的方法作画，而不是在故意吓唬读者。与道家、儒家和佛家博大精深的哲学相比，纪伯伦的思想不免显得有些单薄，而朦胧多义的措辞，更使他的诗文显得飘渺。单薄不是空灵，飘渺不是深奥。《沙与沫》里的某些费解之处，大概有多种原因，一是作者没想清楚，二是作者写不清楚，三是作者故意不写清楚。第四种原因才是我们的理解力有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纪伯伦这些“启迪文学”作品中，包含着明显的非理性成分。读过他的《先知》和《沙与沫》的人，都会同意这个说法。因此，我们不必苛求纪伯伦，更不必妄自菲薄，认为自己跟不上作者的心思。

《沙与沫》议论的主题很广，大抵是作者人生断想的汇集，

《沙与沫》的文风也很多姿，有的词句像格言警句，有的像散文诗，有的则像谜语，甚至带有禅语公案的几分机趣。从读者的角度看，只言片语最难辨析，不像长篇大论那样有章可循。要以文达意，清晰晓畅显然是对文章的最起码要求。否则，以清晰逐混沌，殆矣。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论语》里的“色难”两字，难倒了众多后来的学者。“夔一足”之说，也使鲁哀公误以为舜的乐正（官名）“夔”只有一只脚。《沙与沫》里的一些词句也有这个特点，例如“等待是时间的蹄子”（Waiting is the hoofs of time）一句。Hoof 一字似与《圣经》有关，全句的意思大概是说：事物的成与毁有待于时间的裁决；时间的步幅有大小疾徐，耐心等待时机，才能达到目的。此外，作者若将特殊的意义赋予了某个字，也会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只有参照这个字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才能大致地领会它。例如《沙与沫》里的“大我”（giant self，有时也写作 larger self）一字：“你只是你‘大我’的碎片，只是寻求面包的口，只是一只盲目的、为干渴的口持杯的手。”纪伯伦的《先知》里也有这样的词句：

你们的善寓于你们对自己“大我”的渴望：那渴望
在你们每人心里。（22. 善与恶）

我猎取的，惟有你们翔于空中的“大我”。（28. 告别）

“大我”（Atman）一字本是印度教的哲学概念，指生命的本源、宇宙的本质、灵魂、自我，又译作“梵天”；《奥义书》（Upanishad）里说：“太初时，世间除大我外，一切皆无。大我以人为其形，环视四维，见无一与其相异者，遂大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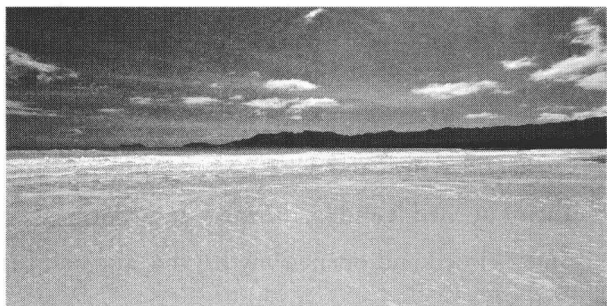
即我’，此为‘我’字之所来。”纪伯伦使用的“大我”，除了包含这层意义之外，又包含“神性的我”（god-self）的意义。因此，要理解《沙与沫》中“大我”的含义，便不能不先读《先知》，不能不对印度教哲学有所了解。

《沙与沫》汇集了纪伯伦的思想，体现了“纪伯伦风格”，给人慰藉，给人智慧。读者若能从中见仁见智，获得心智的启迪与心灵的抚慰，便能理解纪伯伦在其中的自白：“若是真懂我的价值，你便会知道：我心中的多于我说出的，我渴望的多于我手中的。”

肖 聿

2009年8月

(一)



沙与沫

I AM FOREVER walking upon these shores,
Betwixt the sand and the foam,
The high tide will erase my foot-prints,
And the wind will blow away the foam.
But the sea and the shore will remain
Forever.

*

Once I filled my hand with mist.
Then I opened it and lo, the mist was a worm.
And I closed and opened my hand again, and behold there
was a bird.

And again I closed and opened my hand, and in its hollow
stood a man with a sad face, turned upward.

And again I closed my hand, and when I opened it there was
naught but mist.

But I heard a song of exceeding sweetness.



我总在岸上漫步，
走在沙与沫之间，
满潮会抹去我的足印，
风会将沫吹散。
海与岸却会永存。



我曾手握一团雾，
伸掌一看，雾成了虫。
我合掌又伸开，见手中是只鸟，
我再合掌又伸开，掌心站着一人，脸儿向上，面
带愁容。
我再合掌又伸开，掌中无他，惟有雾。
但我听见了格外甜美的歌声。



*

It was but yesterday I thought myself a fragment quivering without rhythm in the sphere of life.

Now I know that I am the sphere, and all life in rhythmic fragments moves within me.

*

They say to me in their awakening, "You and the world you live in are but a grain of sand upon the infinite shore of an infinite sea."

And in my dream I say to them, "I am the infinite sea, and all worlds are but grains of sand upon my shore."

*

Only once have I been made mute. It was when a man asked me, "Who are you?"



昨天我还认为自己是块碎片，在生命的苍穹中颤抖，漫无节奏，

如今我知道我就是这苍穹，有韵律的碎片中的全部生命，都在我心中律动。



醒着的人们对我说：“你和你生活的世界只是一颗沙粒，在无垠大海的无垠海岸上。”

我在梦中对他们说：“我就是无垠的海，整个世界只是我岸上的沙粒。”



我只有一次无言以对，那是有人问我“你是谁？”